

DOI: 10.3724/SP.J.1224.2021.00107

“传统工艺与大国工匠：技艺、精神与传承”专刊

壮锦技艺与传承

樊道智[✉], 高 策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要: 根据广西境内已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陶纺轮、麻布纤维, 以及西汉初期的麻织品、织锦残片、织机残件等考古文物和相关历史文献记载, 可推测广西的纺织工艺在秦汉之际已臻成熟, 这为壮锦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流布于广西壮族地区的壮锦极具民族性、区域性工艺特色。壮锦织造者在不同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单蹠单综、双蹠单综以及双蹠多综织锦机, 不断传承、创新相关织锦技艺, 留下了许多富有壮族织锦工艺特色的作品。新时期, 壮锦的传承与发展在政府、企业、传承人、院校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逐步搭建完善政产学研销协同创新平台, 有望助推壮锦的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 使其充分融入现代社会生活。

关键词: 壮锦; 工艺特色; 传承发展

中图分类号: J5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21)02-0107-11

1 壮锦的前世今生

壮锦源起何时、何地? 元代费著所撰《蜀锦谱》^[1]有云:“宋朝, 岁输供上等锦帛, 转运司给其费而府掌其事。元丰元年(1078年), 吕汲公大防, 始建锦院于府治之东, 募军匠五百人织造, 置宫以莅之。……当时所织之锦, 其别有四: 曰上贡锦, 曰官告锦, 曰臣僚袄子锦, 曰广西锦。”又言,“广西锦二百疋花样: 真红锦一百疋, 大窠狮子锦、大窠马打球锦、双窠云雁锦、宜男百花锦、青绿云雁锦一百疋。”这是“广西锦”较早的官方文献。广西锦(壮锦)在宋朝不仅作为战略物质进行交换, 还成为了贡品, 也因此成为少数民族织锦中的佼佼者。壮锦悠久的发展历史, 还可从一些纺织考古资料及文献记载得以窥见。

1.1 滥觞期

据已发表的在广西考古发掘的战国至汉代墓葬报告资料, 发现这一时期骆越先民已将麻作为一种纺织材料, 并用于相关织物织造。如: 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个别陶器、铜器上隐约可见麻布纤维, 是用很细且均匀的麻织成^[2]。1985年在武鸣县马头乡安等秧战国墓中发掘出土的一块包裹铜片麻布。经测量, 麻布结构平整, 与现代壮族地区所编织的麻布并无太大区别, 足见先秦时期骆越族人精湛的纺织技术。

西汉时期, 广西麻、丝纺织业与染织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在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第七号殉葬棺内所出土的黑地橘红回纹锦残片中可见一斑。此外, 这块残片是用麻线与丝线织成的, 而将麻线与丝线混织成锦的工艺是骆越先民

收稿日期: 2020-08-03; 修回日期: 2020-12-03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振兴传统工艺专项(20300K6)

作者简介: [✉]樊道智(1990-), 男, 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科技史、传统工艺。E-mail: 15577195720@163.com (通讯作者)

高 策(1958-), 男, 教授, 研究方向为地方科学技术史。E-mail: gaoce@sxu.edu.cn

织锦工艺特色之一。据此,郑超雄先生认为:广西锦(壮锦)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存在了^[3]。再者,结合该汉墓出土的缙、布及其囊袋等绣织品残片^[4]来看,其原料中包含的麻,经广西绢纺工业研究所鉴定,其麻织品支数在200S/1以上,较为精细。

1.2 成熟期

汉代以后,壮族地区的纺织业继续得以巩固提升。晋代常璩在其所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5]中载:“有闽濮、鸠獠、越、裸仆、身毒之民……有兰干细布。兰干,獠言苳也,织成文,如绫锦。”自汉至晋这一时期,南中地区旧时称西南夷,泛指今云南、贵州、广西的交界地区。可见,《南中志》中所云兰干细布如绫锦,极有可能是麻织锦。唐宪宗时期白居易任左拾遗时作《新制布裘》:“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6]广西唐时称桂州,白居易在诗中所言“桂布”极有可能是指广西所产棉布织物。其后,宋人沈怀远《南越志》载:“桂州出古终藤,结实如鹅毳,核如珠治出其核约如棉,染为斑布。”^[7]此处“斑布”是将古终藤(木本棉花)制成的棉纱染上不同颜色,再经过纺织之后形成的棉丝织物。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练子”出两江州峒,大略似苳布,有花纹者谓之花练。土人亦自贵重。”^[8]同籍亦载:“綖,亦出两江州峒,如中国线罗,上有遍地小方胜纹。”据考证,范文所提及练子和綖都是采用麻线为地、丝线为纹织成的一种素色方格纹棉织品。另据《岭外代答》记载:“邕州左右江溪峒,地产苳麻,洁白细薄而长,土人择其尤细长者为苳子,暑衣之,轻凉离汗也,汉高祖有天下,令贾人无得衣练,则其可贵,自汉而然。有花纹者为花练,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9]同书亦云:“邕州左右江峒蛮有织白綖,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也。”

唐宋时期“桂布”、“斑布”、“綖”等名称已见于各类古籍文献。至宋代,广西邕州地区“练子”、“綖”等麻、棉(丝)织物已然盛行。綖,在古代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纺织品,还被当作是一种织物名。赵成泽先生认为《岭外代答》一书所介绍綖布的特点与壮锦的特点基本相同,实际上应是宋代的一种壮锦^[10]。吴伟峰亦指出《岭外代答》中所提及的练子可能就是罗泊湾一号汉墓的麻织品^[11]。从壮语方言的发音来看,“綖”(tián, tǎn, chān),有被子、被单之意。这与当地村民所口述的壮锦曾被用来做“被子”以及文献所记载的壮锦制成被单、被套的情况相互印证。故而,笔者认同“綖”是壮锦前身的观点。

如上,从战国到宋代,壮族地区的纺织工艺历经千年淘洗,一脉相承,造就了壮族先民精湛、高超的纺织技术,为壮锦(广西锦)在宋元时期的出世、辉煌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鼎盛期

明清时期壮锦的传承与发展盛况空前,不论是织锦产品纹样,还是织锦的规模都得到了提高,涌现出了一批批具有这一时期壮乡民族文化气息与织锦工艺特色的织锦珍品。据明人魏濬所撰《西事珥》:“粤虽未入《禹贡》,然织贝之上供,其由来远矣。”^[12]至明万历年间(1572—1620年),已有“卅字菊花锦”、“卅字菱纹锦”以及龙凤纹饰图案的壮锦成为贡品,并跃居众多贡品之首,这也是壮锦在明代跻身中国名锦行列的有力证明之一。张祥诃在其《粤西偶记》中载:“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以织布,为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13]清代,广西各族生产和使用织锦已极为普遍,织锦技术获得进一步发展,步入全盛时期。乾隆29年(1764年)《柳州府志》谓:“壮锦各州县出。壮人爱彩,凡衣、裙、巾、被之属,莫不取五色绒线杂以织,如花鸟状,远观颇工巧炫丽,近视则觉粗粝,壮人贵之。”^[14]颜嗣徽《归顺直隶州志》载:“嫁奁,土锦被面决

不可少，以本乡人人能织故也。土锦以柳绒为之，配成五色，厚而耐久，价值五两，未笄之女即学织。”^[15]《庆远府志》亦载：“土锦各处皆有，永定、忻城更精致。”^[16]同籍又载：“男力耕，女勤纺绩，能织被褥成龙凤花纹，华丽而坚，谓之壮锦。”清人沈立霖所作《粤西锁记》曰：“壮妇手艺颇工，染丝织锦，五彩烂然，与缣丝无异，可为被褥，凡贵官富商，莫不争相购之。”^[17]壮锦在朝廷进贡、百姓需求、贸易刺激等因素促使下尽显其“各州县出”之繁荣景象。《广西通志》：“永淳（今横县境内），壮妇……胸著锦兜花裙。……宣化（今邕宁）壮俗……盛服则锦兜花裙。……东兰壮女，能作花巾，以白布画花卉人物于上织成，极工巧。”^[18]清代道光八年（1828）《庆远府志》载：“忻城土县岁贡土锦四色，长达十二端。装潢银四十六两钱。由府解盐法道转呈……壮女作土锦以棉为经，以五色绒为纬，纵横绣错华美而坚。惟忻城、永定花样更佳，作工更巧。”^[19]可见，清代，壮锦已遍布壮乡，不仅成为壮族人民日常生活生产实践的必需品，还是土人纳税、土司朝贡之珍贵贡品。近人考证，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黄地团花壮锦毯、绿粉回纹彩方胜长方形壮锦毯、深棕色地几何朵花纹壮锦及驼色地织彩斜五字朵花纹壮锦以及承德避暑山庄收藏有井字纹壮锦被面等均系清乾隆年间的贡品。

1.4 曲折发展期

近代以降，广西各地壮锦进入到了一个曲折发展的阶段。民国时期，壮锦在民间生产初具规模，除了传统的家庭作坊之外，在忻城、靖西、宾阳等地还出现了专门从事织锦的工场、集体作坊。1912年忻城县厢一家“德隆”商号统计，每年销售壮锦达百余条^[20]。20世纪40年代，宾阳织女梁树英女士从忻城学艺归来后，在保留忻城传统织锦技艺的基础上，结合宾阳地区特点加以

创新，将具有宾阳壮锦特色的织锦工艺传授给当地妇女，此后宾州镇织锦盛行，其规模和产量甚至超过了同时期的忻城。与此同时，靖西壮锦作为左右江流域的主要织锦产地之一，境内壮锦主要分布新靖镇、旧州、安德等乡镇。这也为之后忻城、靖西、宾阳三地在50年代所进行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化奠定了基础。但从20世纪90年以后，受到现代化制造业、大机器生产以及现代经济浪潮的冲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壮锦“替代品”，使得传统壮锦手工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大大降低，最终导致了壮锦在广西各地的发展由盛转衰，道路异常曲折，区内原有的生产规模日渐萎缩，有些织锦厂甚至倒闭关门，部分乡村的织锦亦面临后继无人、人亡艺绝的困境。直到21世纪初，仅剩忻城、宾阳、靖西、龙州、南宁等地仍在坚持壮锦生产，但忻城壮锦厂却因效益问题，被迫停产。宾阳、靖西等地的壮锦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效益低下，只能勉强维持。

1.5 复兴期

针对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壮锦生产所面临的困境，自2004年以来，广西政府及社会各界积极寻求应对措施，搭乘“非遗·传承与振兴”这一顺风车，旨在传承、发展与复兴这一民族织锦技艺。广西文化厅、科技厅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广西金壮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湘光织锦坊等区内各企事业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广西艺术学院、南宁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振兴传统工艺研究中心等院校机构，以及以谭湘光、李村灵、蒙如君、梁恒源等为代表的壮族织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共同努力，使得壮锦的传承与发展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运作，高校研究，传承人参与，社会互动”的协同发展创新平台。壮锦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今，历经一番磨难与考验之后，在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合

忻城壮锦厂（手工合作社）于1957年成立，共有30多台织锦机。宾阳1956年成立手工合作社，后改称民族织锦厂，80年代宾州镇壮锦厂有两家，拥有的竹笼机约有40台。靖西壮锦厂在1957年成立，当时有20多台织锦机。

力探索之下, 逐渐走出“低谷”, 迎来“复兴”^[21]。

2 壮锦工艺特色

壮锦是壮族人民创造的一种精湛的纺织品, 其独特的织机、独特的织造技艺、独特的纹样图案、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明的民族风格, 使它不仅在中国少数民族织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整个中国的织锦业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22]。传统壮锦纺织作为壮乡一种活态手工艺, 至今仍活跃在壮族人民的生活生产实践中。

2.1 织机类型

传统壮锦织机是壮锦织造技艺与壮乡文化情感表达的重要实施载体, 在“人—机”织造互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壮族先民就地取材, 利用大自然所提供的纺织纤维材料, 借助织锦机, 织造出一幅幅具有不同时代气息的区域性、民族性特色的壮锦。赵丰^[23]、龙博^[24]等人从图案循环大小、花本方向、正反效果的织锦、对称纹样的流行等方面论证了低花本提花机存在的史实, 并根据低花本提花机这一概念按提花机花本形式的不同, 将提花织机细分为环式低花本机和帘式低花本机。综蹀织机是带有脚踏提综开口装置纺织机的通称, 织机采用脚踏板与综连动开口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 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 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 大大提高了生产率^[25]。基于织锦机开口与提综方式的不同, 可将传承至今的传统壮锦木质织机分为单蹀单综

(图 1)、双蹀单综(图 2)、双蹀多综(图 3)等三大类型, 如表 1 所示。



图 1 龙州织锦机



图 2 忻城竹笼机



图 3 靖西织锦机

表 1 传统壮锦织机分类表

名称	机架	卷布轴	筘	地综	分经筒	花本	踏板
单蹀单综 (龙州织锦机)	半机架	腰式	悬空垂挂	一片	有	半环挂式, 不能升降	一个, 控制地综
双蹀单综 (竹笼机)	半机架	腰式	用绳子垂挂	一片	有	环挂式, 能升降	两个, 一个控制地综, 另一个控制花综
双蹀多综 (靖西织锦机)	全机架	固定	上有摆杆相连	两片	无	帘挂式, 不能升降	两个, 都是控制地综

2.2 织造工艺

传统壮锦织造技艺独具匠心，其织造原理，尤其是提综、开口、经纬方式各有特色。壮锦织造工艺一般采用纬二重、纬三重的正反纬显花组织，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二梭法”、“三梭法”。其织造原理是：地纹组织采用经与纬交互的单经平纹，花纹组织则采用经与纹纬交互的双经正反纬双重组织（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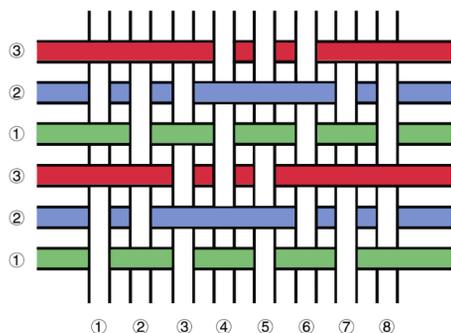


图4 壮锦织造组织（沈蓓 供图）

具体而言，“二梭法”是由一组经线与二组纬线交织形成，其中一组纬线与经线交织成平纹，这组纬线称之为“地纬”，起织物基本结构的支撑作用；另一组纬线与经线以纬浮的形态交织显花，称之为“纹纬”。与“二梭法”相比，“三梭法”在纬向多了一组纬线（色纬），即一梭织表面花纬，一梭织底面花纬，一梭织平纹地。以“竹笼机”运用“三梭法”织造壮锦为例，其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首先，织花纬。右脚踩下踏杆，竹笼被抬起，提起不显花部位的经纱；按花纹要求，分段引入各色纬线，用筘打紧；抬起右脚，踏杆复位，竹笼因自重下降，双手取下竹笼的编花竹针（小竹棍），再将其移置竹笼上，完成第一个步骤。

其次，再织花纬。织造步骤与第一次织花纬相同。

再次，织平纹地纬。左脚踩下综躡，综片

摇臂被提起，从而带动综片与底层经纱上升，左手按下压纱棒，形成梭口，再用梭子引纬，用筘打纬。

最后，再织平纹地纬。双脚自然放开，上下经纱在重力及分经棒（筒）的相互作用下，形成自然梭口，引入地纹纬线并打紧，即可完成一个“三梭法”的织造流程，如此反复循环上述步骤，直至织完所需图案纹样、尺寸。

2.3 产品色彩纹样

传统壮锦一般分为素锦与彩锦两大类。壮锦多以素色（麻）棉线为经，五彩丝线为纬，采用通经断（回）纬的方法编织而成。壮锦用原色或彩色棉线（麻线）作地经、地纬，织出彩纹地，再用无捻粗丝绒作彩纬起花，正反两面交换，在织物的正背面形成对称花纹，并将地组织全部覆盖。

壮锦色彩图案用色灵活，在对比中有调和，在素雅中见多彩。织造者不仅能够将其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花虫鸟兽等动植物的色相进行抽炼，还善于运用深浅、冷暖等对比色，借以增强壮锦图案色彩，烘托出其五彩缤纷之效果。传统壮锦被面与背带心均采用浓郁鲜明的重彩作为其主色调，传情达意，烘托壮族节庆祝福之美好愿望，是过去壮族婚嫁中的珍品。此外，壮锦补色巧妙，在大部分织有八角花纹图案壮锦中，其锦面总色调讲究亮底暗花，即以红与绿、橙与蓝、黄与蓝等花样进行排列组合，并辅之以黑、白等纹样交错其间，既有五彩斑斓的强烈对比色，亦有素雅大方之调和色调。这些简练概括的用色方法，使得壮锦色调协调，斑斓多彩，古朴庄重，别具一格。

壮锦纹样图案结构严谨、题材广泛、造型别致，这固然与壮民族所居住的地理条件、民族文化审美等息息相关。在壮锦纹样图案中，根据各

素锦一般用于壮妇女巾的装饰，头巾两端织有图案，以黑、白二色棉线织造而成，用白色棉线织底纹，黑色棉线妆花，起花纹，其花纹图案多以壮族地区常见花卉为主，淡静素雅。

彩锦多以棉线为地，用彩色丝绒起花，图案别致，色泽鲜丽，主要用于被面、背带芯、头巾、边角饰等。

种壮锦品种的形式和需要,不同的图案主题,组织形式不尽相同。壮锦构图形式通常是以回文、卍字等几何纹样作为主要单元骨架,通过四方连续结构织成自然形纹样;或是在平纹(地纹)上以二方连续结构织造各类主题花纹。流传至今的壮锦传统纹样图案仍有方纹、回纹、水波纹、狮子滚球、团龙双凤、万字纹、云纹、菊花、蝴蝶朝花、双龙抢珠等 20 多种。

从花纹组织结构来看,主要有几何纹样和自然纹样两大类型。几何纹样,造型简单,结构严谨,适合大面积的装饰。如万字纹(图 5)、回纹、水纹、云纹等大多被用作地纹或骨架装饰。即在点、线、面所组成的组织单元中,交替使用其粗细、曲直、长短等不同线条在锦面上衬托出一种素雅大方、变化多样、韵感十足的装饰效果。壮锦自然纹样中的团龙双凤、狮子滚球(图 6)的龙凤与狮子既跟自然物体接近,又不拘于其具体形态,是根据它们的外貌特征,提炼其中艺术元素纹样,并把其作为主题内容放在居中位置,并在两边或上下左右用二方连续组成花边装饰,用来衬托主题,组成一幅完美的图案。此类自然纹样一般用于地纹装饰主题中,较少受地纹的限制,主题突出,锦面生动活泼。



图 5 万字纹



图 6 狮子滚球

3 壮锦传承与发展现状

自 2006 年壮族织锦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国家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引导下,有关壮锦手艺人、研究者、企业、院校机构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为壮锦这一非遗文化在新时期实现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充分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做好了准备。广西壮族自治区作为壮锦传承与发展的主要阵地,境内壮锦的传承与发展,在政府、企业、院校机构、传承人等政产学研销协同创新平台的搭建与完善过程中,通过企业改制、建坊设室、入校传艺、创新研发、非遗扶贫等途径逐渐形成一批壮锦传承发展新模式。

3.1 “企业+旅游产品+品牌”模式

广西工艺美术研究院公司(原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成立于 1960 年 1 月,作为区内专业从事工艺美术行业技术与产品开发的科研机构之一,一直致力于保护和振兴广西民族织锦文化产

业，柔性引进谭湘光等壮锦技艺大师，外派企业职工外出进行技能提升培训，并以沈蓓、肖少英等高级工程师、工艺美术大师牵头先后承担该领域国家和自治区级多项科研项目，渐已形成一批具有织锦产学研销发展研究基地。

2019年7月，广西工艺美术研究研究所完成改制改革，在广西旅游发展集团公司的带领下，正式挂牌成立广西工艺美术研究研究院有限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融入集团公司的产业链，先后参与了巴马赐福湖君澜度假酒店、三江福禄山好旅酒店等项目，并完成了国家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项目，不断夯实集科研、开发、设计、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现已成为国家“十三五”全国少数民族特需用品企业。此外，在积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形成多项实用新型、外观专利和设计版权的基础之上，努力打造壮锦产品企业标准，并将成果转化为产品和应用技术。如今，广西少数民族织锦和民族服饰、天然纤维旅游产品成为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龙头产品，并成立了属于研究所自己的品牌——绚美。绚美品牌主要包括一系列传统广西少数民族织锦产品、广西少数民族刺绣产品、文创产品。

3.2 “公司+村子+农户+市场”模式

广西金壮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专注打造广西本土民族文化遗产创新平台，是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展览、文化交流等为一体的民营企业，拥有自主品牌“金壮锦”、“古麦蒙”等多项知识产权，致力于工艺培训和技能扶贫等公益活动。

2012年金壮锦开始展开织绣的抢救活动，积极配合开展织绣非遗文化传承人培训计划，坚持扎根民族村落，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围绕广西12个少数民族自治县和58个少数民族乡开展织绣技艺培训，以“公司+村子+农户+市场”的运营模式，将村落变成生产基地。做到培训一个村子建立一个生产基地，组织一批老艺人培养一

批织女绣娘，推出一批致富带头人，促使民族村落的妇女搭上脱贫致富的快车。

2015年初锦屋成立，收集了上千件民间织绣服饰，收藏了数百件失传百年的织绣品和其他民间藏品，以及各种古老罕见的民间传统竹笼织锦机等等。锦屋是一个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织绣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其不仅展示以壮锦为主的11个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织锦及服饰，如宾阳织锦、靖西织锦、龙州织锦、侗族织锦、环江毛南锦等；还展演捻线、牵经、编织花本、上机等织锦的工艺流程，展现南北壮族不同织锦技艺文化特色，通过藏品展示、实际操作相结合，让人们直观地看到壮锦生产的过程。

金壮锦主张民族传统与现代时尚相结合，坚持发展自主品牌，走民族创意文化发展之路。以“民族风”为切入点，结合现代审美观与流行趋势，多层次开发创新产品，实现民族文化元素与商业特色的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利用网络的传播功能，拓宽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建立“互联网+”模式，并不断提升体验店的服务品质，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占有率。针对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做不同的营销运作，线上线下组合最大限度扩大品牌知名度，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壮锦，认识壮锦的产品和文化。

3.3 “政府+高校+传统工艺工作站+传承人培训”模式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与旅游厅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文化与旅游部的相关政策文件号召，通过与高校合作的方式共建广西振兴传统工艺研究中心，立足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逐步完善广西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大数据，总结并推广优秀的振兴传统工艺模式，并筹建了第一批广西振兴传统工艺工作站，以多举措探索研究振兴路径。自2017年以来又先后筹建了广西民族大学工作站、瑶族服饰贺州学院工作站、民族服饰文化符号古岳村工作站、民族织绣金壮锦工作站、

壮族织锦宾阳工作站、广西艺术学院驻百色站和玉林师范学院工作站 7 个传统工艺工作站。

广西民族大学工作站充分利用科技史、民族学等学科优势, 整合全区学术力量, 积极开展传统工艺研究与交流, 组织国内外优秀设计人员、手工艺人才, 将工作站打造成集研究、交流、开发与培训于一体的平台。2019 年 9 月在广西民族大学召开的第七届中国传统工艺论坛期间, 工作站联合区内传统工艺企业、作坊、传承人举办了广西传统工艺精品展, 来自龙州、忻城、广西工艺美术研究所等地的壮锦工艺品备受瞩目。此外, 展品中还有工作站与龙州壮族织锦协会合作研发的微型壮锦织机模型。

壮族织锦宾阳工作站依托宾阳湘光织锦坊, 除了传统的竹笼机织壮锦之外, 也有结合机器操作的机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引导下, 宾阳壮锦有了新突破与发展, 在技艺方面, 对传统工艺产品进行专业设计和改造提升, 增加花式图案, 运用壮锦元素融入到包包、服饰、生活用品中。2019 年, 工作站负责人谭湘光大师与当天香港玩包包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搭建平台, 支持电商企业等通过订单生产、以销定产等方式, 帮助销售非遗扶贫产品, 大大打开了壮锦的销售路子, 形成扶贫就业、产业发展和文化振兴的多赢格局。在传承与发展方面, 宾阳县湘光织锦坊不定期举办织娘培训班, 免费为当地的妇女培训壮锦织锦技艺, 有力推动“非遗+扶贫”精神在八桂大地的传播, 实现非遗保护与文化扶贫的双丰收。

3.4 “大师+工作室”模式

谭湘光、李村灵等壮锦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支持下, 分别成立了各自的壮锦技能工作室, 不断向社会爱好织锦的人士传授其织锦经验与技能, 积极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与精品创作。

为弘扬民族织锦事业, 2002 年, 从宾阳县民

族织锦厂退休后, 谭湘光在宾阳开办一个小型民间织锦作坊——“湘光织锦坊”, 并为学徒免费提供竹笼织机, 同时开始在当地义务传授壮锦织艺, 既为家庭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也传承了壮锦织艺。该作坊于 2018 年 6 月被授予广西传统工艺工作站称号。谭湘光还通过“文化+教育”的方式, 发展技艺。2014 年, 她与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学校成为织锦技艺培训基地。2015 年, 与南宁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入校成立“谭湘光大师工作室”。期间, 她收了许多徒弟。2018 年 10 月, 由谭湘光设计, 其徒弟范丽萍等参与制作的织锦——《锦衣华服》在“第十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手工艺艺术精品博览会上获得“2018 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金奖”。

李村灵, 广西靖西壮锦第六代传承人, 于 2018 年 5 月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6 年, 李村灵技能大师工作室被确定为自治区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 并获得 50 万元的资金用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培训用品购置、技能交流推广等费用补助。而后, 李村灵技能大师工作室定期开展技术推广交流活动, 为企业或社会培养青年技术技能骨干, 助推壮族织锦技艺进一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作为靖西市壮锦厂的领头人, 李大师对壮锦技艺的各种工艺设计、工艺流程进行研究, 研发设计出集纪念性、知识性、趣味性、观赏性、实用性于一体的壮锦, 如壮锦服装、壮锦旗袍、壮锦围巾等特色产品。在传统工艺制作壮锦的基础上, 创新实施“靖西壮锦制作技术装备提升创新项目”, 使现代科技与传统的壮锦制作工艺相结合, 引入了新工艺, 守本创新, 在保留传统壮锦元素的基础之上, 设计了包含生活日用品、艺术品、旅游纪念品在内的三大类壮锦产品, 让传统的民族技艺与现代的时尚元素完美结合, 使其更好地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在李村灵大师的带领下, 靖西市壮锦厂织锦产品先后荣获国家、省级、市

级授予的各种荣誉称号。多年来，李村灵积极推动开展非遗传承活动，通过展览、演示、交流和“非遗走进校园”等方式传承与发扬壮族传统织锦技艺的精髓。传统的壮锦产品在李村灵大师手上迸发出无限活力，越来越多的新产品远销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深受顾客赞赏和欢迎，极大地促进了靖西壮锦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民族精品走向世界。

3.5 “壮锦+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帮扶模式

2016年，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广西金壮锦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进驻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与织娘们合作，建立壮锦生产基地，由公司设计壮锦图案，提供原材料，织娘们负责为公司编织壮锦，统一销售。2018年7月，广西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壮锦生产基地被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国家第一批“非遗+扶贫”就业工坊。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坊作用，有效促进就业，持续增加收入，助力精准扶贫，帮助织女掌握织锦技能，在“非遗+扶贫”相关文件政策的指导下，地方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广西织绣发展研究会、广西壮锦山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了壮锦技艺传承人研培班，通过“政府+博物馆+企业+合作社+农户+市场”的帮扶模式，逐步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织锦工艺技术、技术流程和技术标准，把现代织锦工艺技术与民族传统艺技相结合，并在原有民族特色工艺基础上进行改造，使得织锦产品既保留原汁原味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做到产品传统与时尚相结合。

此外，还有来自龙州县金龙镇双蒙村板池屯的脱贫创业致富能人李玉琼、李东梅等人积极投入到当地的壮锦技艺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积极联合社会各界资源，相继成立了东梅织锦坊、龙州县壮族织锦协会、龙州壮锦技艺传承与发展实践基地、龙州壮锦非遗扶贫就业

实践工坊等一批旨在不断挖掘当地壮锦技艺及其文化内涵，促进龙州壮锦在新时期实现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的产学研销创新平台，并重点围绕壮锦产品研发设计、品牌打造、设备改进等内容为织女们提供织锦系统化培训，坚持走壮锦传统手工技艺生产性保护与创造性传承的发展路线，吸引更多的妇女加入织壮锦行业当中，发现并发挥其自身致富潜能，让更多村民受益，真正实现通过“非遗+扶贫”来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目标。

4 结语

骆越先民于战国至秦汉发展起来的纺织技术，经晋唐进一步巩固提升，至宋元时期，广西锦、真红锦、綵、練子等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类锦制品已见诸籍，明清时期壮锦（广西土锦）发展步入鼎盛，织锦遍布壮乡。壮锦历经千年传承，一代代勤劳智慧的织造者在继承、吸收、借鉴相关纺织技术的基础之上，改进或创造了单蹠单综、双蹠单综以及双蹠多综等多类型、易操作的织锦机，为织造五彩斑斓、精致典雅的壮锦提供了技术、工具上的保障。壮锦的传承与发展深受壮族地区社会生产力及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近代已降，壮锦在曲折中前进。2006年，为挽救这一传统纺织技艺，弘扬壮族优秀传统文化，国家文化部将壮锦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至此，壮锦在政府、企业、传承人、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与支持下，多方施力，逐步搭建完善相关壮锦产学研销创新平台，现已形成“企业+旅游产品+品牌”、“公司+村子+农户+市场”、“政府+高校+传统工艺工作站+传承人培训”、“大师+工作室”、“壮锦+非遗扶贫就业工坊”等壮锦创新传承与发展模式，这为壮锦在现当下充分融入社会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的振兴目标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致谢

感谢万辅彬教授、容志毅教授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建议和指导。

参考文献

- [1] (元)费著. 蜀锦谱[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1: 52.
- [2] 蒋廷瑜, 韦仁义. 平乐银山岭战国墓[N]. 考古学报, 1978(2): 211-258.
- [3] 郑超雄. 广西工艺文化[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6: 130.
-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 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8: 86.
- [5] (晋)常璩. 华阳国志·南中志[M]. 成都: 巴蜀书社, 1984: 430.
- [6] (清)彭定求. 全唐诗·卷四五二·白居易·新制布裘[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687.
- [7] (宋)沈怀远. 南越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78: 25.
- [8] (宋)范成大. 桂海虞衡志·志器[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6: 86.
- [9] (宋)周去非. 岭外代答·卷六[M]. 上海: 上海进步书局, 1912: 34.
- [10] 赵成泽. 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96.
- [11] 吴伟峰. 壮族织锦技艺[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36.
- [12] (明)魏濬. 西事珥·卷六[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6: 153.
- [13] (明)张祥诃. 粤西偶记·丛书本[M]. 闵叙, 陆祚初, 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0: 27.
- [14] (清)王锦. 柳州府志·卷十二·风俗[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13: 308.
- [15] (清)颜嗣徽. 归顺直隶州志·卷三·风俗志[M]. 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 [16] (清)李文琰. 庆远府志·卷三·杂类志[M]. 乾隆二十九年(1754)刻本.
- [17] (清)沈立霖. 粤西锁记[M]. 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57.
- [18] (清)谢启昆. 广西通志·卷二七八[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300.
- [19] (清)英秀. 庆远府志·卷八[M]. 点校本.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9: 129.
- [20] 盘芳薇. 忻城壮锦传承、保护、发展的思考[J]. 大众科技, 2012, 14(12): 183-185.
- [21] 樊道智. 广西龙州壮族织锦技艺研究[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19.
- [22] 赵成泽. 中国科学技术史·纺织卷[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2: 396.
- [23] 赵丰. 中国传统织机及织造技术研究[D]. 上海: 东华大学, 1997: 1-133.
- [24] 龙博. 低花本织机及其经锦织造技术研究[D]. 杭州: 浙江理工大学, 2012.
- [25] 沈莲玉, 高汉玉, 周启澄. 中国古代织花技艺与织机发展的研究[J]. 中国纺织大学学报, 1995(2): 32-39.

Zhuang Brocade Technology and Its Inheritance

Fan Daozhi[✉], Gao Ce

(Institute for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t can be speculated based on the archaeological relics unearthed in Guangxi that the textile technology in Guangxi reached maturity during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hese relics include pottery spinning wheels and linen fibers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emp fabrics, brocade fragments and loom fragments from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relevant historical documents, which laid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Zhuang brocade. The Zhuang brocade, from the Zhuang region, features national and regional technologies. Zhuang brocade weavers, involved in different social production practices, have created a variety of brocade machines. They inherited and innovated related brocade techniques, producing many works with unique brocade characteristics. Nowadays,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inheritors, institutions, and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Zhuang brocade is expected to gradually build and improve the new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enabling Zhuang brocade to achiev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fully integrate into modern social life.

Key Words: Zhuang brocade; 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